对《再论逻辑经验主义》（第二稿）的建议与意见

读您的文稿，虽然部分地方不尽赞同，但颇有助益，增长了一些认识，并改变了一些印象。

对于科学哲学和卡尔纳普，Meowth比我了解得多多了，已经提供了一些批评意见，以下仅是我个人的一些意见与建议和部分typo的可能的勘误：

1.对面向的读者的建议：您说您“设想的受众是这样的：哲学系（哲学史和分析哲学/科学哲学方向）可以关注整本书，特别是前半部分的讨论；一般对经验科学的基本逻辑感兴趣的可以关注后半部分，看看如何通过逻辑分析避免假问题和鸡同鸭讲。”这样的设置是较好的。不过我想读者最好有一些前设/置的较细节/细致的知识，例如Ayer对证实标准的形式化和church构造的反例等（部分哲学史或导论文献有转述，例如Philosophy of Language, Alex Mille, 2nd edition就不错），以了解更具体的为什么主流学界认为逻辑经验主义已经失败了，并是对现象学、康德等有一定了解的学生（我自觉我并不满足/符合这个条件）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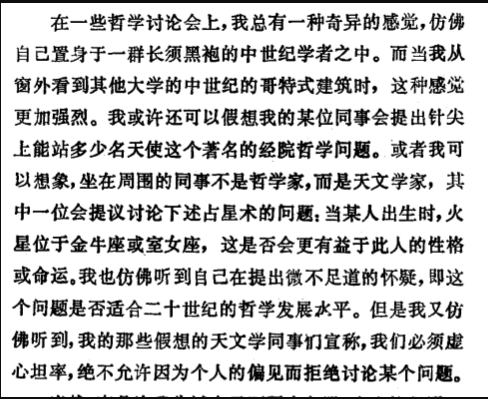
2.对主流的对逻辑经验主义叙事的评价部分，我想您的评论确实起到了反思和省示的作用，但或许过有偏颇。或许普特南在《从内部看哲学的半个世纪》（A Half Century of Philosophy, Viewed from Within. Daedalus: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126.1 (Winter 1997): 175-208.An Interview with Hilary Putnam. With G. Marchetti. Cogito 11.3 (November 1997): 149-157.）中对这种情况的评论也能代表我个人的看法：同样认识到大多数逻辑经验主义者的实情，普特南认为“这种情况（对逻辑经验主义的主流叙事）招致扭曲的方式，在于对逻辑实证主义所相信问题的说明”，但仍“不无真理的成分”。

1. p13，“逻辑经验主义长期主导美国哲学”，似乎与事实并不太相符。例如普特南在同上篇文献中说道：

“但在这方面，存在着更加巧妙的篡改，也即，断言40或50年前，逻辑实证主义盛行一时。诚然，如果人们仅仅是对分析哲学的内部发展感兴趣，那么逻辑实证主义的教授为数不多这一事实，就不显得重要了。原因在于，当今许多分析哲学家的观点，就来自于对这几个为数不多者的观点的批评。不过，如果我们不满足于美国哲学的这一部分虚构的历史，那么至关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到，在逻辑实证主义据说盛行一时的时期，逻辑实证主义者为数极少，而且大多不被人重视。可以提到鲁道夫·卡尔纳普（他在芝加哥大学执教10年，连一个博士也没有指导出来），明尼苏达大学的赫尔伯特·费格尔，加州大学的汉斯·莱辛巴赫，大概还有其他几个人。不过，这些人很孤立--卡尔纳普在芝加哥没有知识盟友；莱辛巴赫在加州大学也没有学术盟友。只有在明尼苏达，费格尔在那里创建了明尼苏达科学哲学中心，聚集了几个关键人物。甚至奎因，直至1948年默顿·怀海特到系里来以前，在哈佛大学的系科里，也没有长期的盟友。在40年代，这些哲学家并不被特别看重。在40年代末，大多数哲学家所经历的，当今只有极少数分析哲学家能够认识到。他们也许会讲述实用主义的兴衰；他们也许会谈论新实在主义者；他们也许会谈及批评实在论（由伍德·塞拉斯所倡导，其子威弗里德·塞拉斯成为美国最知名的分析哲学家之一）；他们也许会谈论绝对唯理主义。这一主义尽管正在衰落，但仍有一些著名的代表人物。不过，他们并不看重实证主义。

　　“我的意思并非赞同这样的判断：逻辑实证主义是一种运动，它不仅产生错误，而且孕育了真知灼见，完全值得后来所给与的关注。不过，在美国实用主义者的著作里，在约瑟亚·罗伊斯这样的唯理主义者的著作里，在新实在主义者和批评实在论者的著作里，既存在错误，也有实实在在的真知灼见。

　　“与这一虚构的历史相对照，让我引述一下本人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经验。从1944到1948年期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我没听说有哪一门课（除了由研究生西德尼·摩根伯瑟讲授的一门课外），对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著作给予过多的重视。系里有一个不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威斯特·丘奇曼），但此外没有任何人和某种哲学"运动"有关。从1948到1949年期间，在哈佛大学，我也想不起来有哪一门课解释过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著作，不过，我估计，奎因和怀海特讨论过这些人的理论。自1949至1951年期间，在加州大学，莱辛巴赫是唯一一位既代表逻辑实证主义（尽管他本人拒绝这一称号），又讨论过逻辑实证主义的教授。哈佛有一位不算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即刘易斯，加州大学有一位杜威主义者，即多纳尔德·丕亚特。美国哲学，不仅在40年代，而且在50年代，就已经彻头彻尾的非意识形态化了。如果在个别系里有什么"运动"的话，那么也仅仅是由一两个人物所代表的。目前的情况是，美国哲学界盛行着一种运动；这一运动引以为豪的是，它不仅与前此的运动不同，而且与之视为相反的趋势（"大陆哲学"）有别。这种状况与我刚进入哲学界时的情况迥然不同。”

还有卡尔纳普自传中对芝加哥大学哲学系的批评作为例证：

1. 对主流分析哲学的批评，您有亲身的经历，了解的肯定比我多，尽管部分观点不予置同，但也确有其意义。其中对于主流分析哲学中大多数人持自然主义（这在查默斯合作的调查What Do Philosophers Believe?, David Bourget and David J.Chalmers, November 30, 2013中可以得到佐证：Metaphilosophy: naturalism 49.8%; non-naturalism 25.9%; other 24.3%，值得注意的是，对分析-综合的划分，64.9%的人答了“yes”“，只有27.1%的人答了“no”）的批评，我或许可以提供一种理解主流分析哲学的方式：当代是一个分工的社会。个人觉得分哲的范式可以看成这样一种东西：研究的就是专门的方向，我们说“实体”的时候大概相当于一个缩写，研究语义学不需要研究实体（“桌子”等“实体”，或“物自体”，用您的话来说），把相关领域的理论代入就好了，例如大多数人对自然主义的相信不过是因为自然主义（而且应该注意大部分人所持的只是一种方法论上的自然主义）是目前看上去最好的理论罢了。

1. 我目前只是一介学生，所以可能了解得不多。但中国的哲学环境中分析哲学是否足够浓厚？中国欧陆哲学和古典哲学现象学（超验哲学）等研究是否有陷入僵化的风险？中国是否已培养了一套peer review、匿名审稿等正常的学术机制？正如所说的：“维特根斯坦可能是最后一个charismatic分析哲学家，以后不会再有charismatic哲学家了，因为大家都长大了。这应该是高等教育普及、学术普及、学术自由理念和学术民主化的结果。现在哲学教授、研究生太多了，互相之间面对面的争论也太多、太普通了，独立思考、不附和不崇拜成为常态，匿名审稿制度被普遍接受了，学术组织、团体都民主化了。结果是任何人都只能靠清楚地说理来服人。Chrisma还会有影响，但不可能像以前一样了。和政治民主一样，学术民主肯定也有它的不少缺陷，但也是迄今所能有的最好的选择。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体制，虽然有时候也会和别人一样抱怨这种体制鼓励两类人：庸人和爱自我吹嘘的人。”一如罗素对民主的评价：民主或许不是一种足够好的体制，但确实目前所有体制中最让人能容忍的一种。 或是王浩在《超越分析哲学》中所说的：分析哲学不够好，但却是目前所有哲学中最靠谱的一种。

而且似乎方法论的不同和对错之分应该更加地区分开来。对方法论进行批评是由反思作用的，但在一条进路上多做一点具体的工作以产生一些进展却是有意义的。多线并进是必要的，因为谁也没有对所要研究的现象的完满的理解。

6.P19“（注意，这个和Hempel后期支持得意义整体主义原则几乎没有区别”后或少了个括号；

7.p27～28，“也有对社会运动不太积极的Carnap等人……”meowth提过，不赘述；

p71，“像Carnap 和Reichenbach 他们过度关注形式化方法，不仅脱离具体的科学实践，还远离社会”同理

8.后验必然的话题，

您似乎有认为“水是h2o”是语言框架/概念框架的倾向，因而是先验必然的，可是这样这个“先验性”和克里普克的是指同一个东西吗？关于先验性，似乎有一本Oxford的The a Priori in Philosophy。

1. 您说“逻辑和概念体系融贯性上胜过（本书）的，我还没见过。”但不同思想家，例如卡尔纳普、内格尔、韦伯、沃格林、胡塞尔是否真的能那么融贯呢？韦伯等又是否可以用超验解释呢？

10.p46“假设 Carnap 提到的形式符号 a 指称某个乌鸦（这其实是 Carnap 本人的例子）。这时在 Carnap 的逻辑分析中，a 指称某个乌鸦被当成既定事实（given）：a 就是乌鸦。但在Kaufmann 的现象学分析中，这一既定事实背后的预设必须得到进一步澄清。这时候我们就来到了胡塞尔现象学的核心一步，即“意义的构建”：什么使之“成为”乌鸦？很明显，经验世界的某个客体被判断为乌鸦，当且仅当它满足某些（经常未被澄清的）条件。Kaufmann 把这些条件的集合称为超验逻辑。而 Kaufmann 现象学分析的目的，就是要澄清超验逻辑。Cassirer 的新康德主义共享这一目标。按照 Cassirer 的说法，他的超验方法要澄清科学事实背后的“逻辑条件和原则”（1950/1906：14）。”

我对现象学有所尝试（例如阅读扎哈维或《现象学运动》等）但总体来说印象负面的，您的论说确实改变了部分的认识，例如对于传统的物自体、日常世界思维的批评，和“物自体”等如何界定的批评。但也有不太赞成的地方。我比起超验哲学可能更认同更精确化这条道路（即使这些概念或这些概念的认定/界定本质上是vague的，也未尝不可用模糊逻辑或williamson发展的方法等来处理）；而关于“逻辑分析”我认为纯外延性是现代逻辑获得所得到的成功的keys之一（即使是“内涵逻辑”，实质上也是外延地来处理的），对于“individual”或物自体的区分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学的区分。

10.p50“物自体思维模式预设了一个心理学认知主体和客观自然世界的对立，这里就产生了第一个哲学问题，那就是大脑制造的概念如何可能真实反映了自然世界？这在科学哲学里面就是所谓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之争。”

叶峰曾经探讨过当代哲学中的“我执”现象（隐含地预设了一个Supernatural Self），叶峰甚至认为传统的实在/反实在论之争、先验性等概念都是没有贯彻自然主义的结果。同时叶峰和其他一些哲学家（例如西蒙斯）也在概念（例如模态性）的自然化上作了一些工作。

11.p54“理性化程度越高的科学···‘主’、‘客’对立的程度就越低（the more rational…the more the opposition between the ‘subjective’ and the ‘objective is reduced）”(2012b/1920: 410)。科学如此，人亦如此。理性化程度越

高的人，就越明白，世界按逻辑规则运行，这和单个的人怎么想没有关系”

想请问一下韦伯说话的具体背景，因为与我的认识似乎相反。例如数学中知识一般认为绝不依托于人的（但有时也会因为错误或是人力所限而将错误被放进殿堂），物理中的参与与各类影响就更高了

12.p55“宣称在大爆炸那一刻宇宙的未来已经由超验主体决定这样一来，演化自主义的结论显得十分苍白，因为看起来十分精彩，次第产生了物质、生命和精神的宇宙发展史都被一个无比强大的超验主体吸收了。从逻辑上讲，这里的超验主体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看不出出来加一个超验主体除了多加一个预设外有什么作用；就像

：连续统假设是独立的！

：如何证明？

：因为上帝是存在的。

要真正解释还是得靠集合论里那些东西

而且似乎从未说清楚“超验主体”是什么

13.永井成男在《现代逻辑方法论》中说：早期逻辑发展的历史，就是没能摆脱心理主义的历史，直到胡塞尔……

可是，我认为胡塞尔也未能摆脱心理主义。而且就我对现象学的观感（例如《现象学运动》一书中最后的事例对“力”的分析）要么是主观要么是废话。您的言说改变了我的一些印象（例如先验逻辑的部分）。但胡塞尔还是有较重的“创造语词来解决问题”的倾向，例如胡塞尔为面对唯我论问题而引入的“主体间性”，他却几乎从未说清主体间性到底是什么（当然，我仍认为胡塞尔的很多观察是重要的）。

14.57“Carnap 的语言框架（linguistic framework）概念（1950），其实这就是一个超验逻辑系统。不过另不过另外的证据显示部分逻辑经验主义者也没有拜托形而上自然主义特别是物理主义的影响”

“拜托”或应改为“摆脱”

15.p61注“Kuhn 的历史进路在英美科学哲学界非常知名，但在以 Gaston Bachelard, Georges Canguilhem 和福柯为代表的法国认识论传统中收获的评价不高。以福柯为例，他的考古学计划考察的是某个时期的科学，而谱系学计划则是不同时期知识的变化。最后，福柯提出了自己的“历史上的先验判断（historical a priori）”概念 (2002/1969: 142-8)。这和 Friedman 的历史化和相对化的先验原则差别已经不大。”

我对福柯的批评和对思想史的厌恶其中一点就来自于它们的选取史料以得出看似浪漫的结论。经常是要么过强的结论，要么是废话，而把大家都懂的东西用晦涩难懂的话再说一遍，用张志林老师的话说（《哲学名家对谈录》，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那他就是在说黑话或行话；

16.p62“从哥白尼到开普勒到牛顿到爱因斯坦，每一次理论变化都可以说是天翻地覆。每次都有基本的理论预设被抛弃了···这些变化表明，似乎物理学理论的发展并没有向某个极限迈进。 (Frank 1998/1932: 249)”

这里有这样的另一种看法：实际的科学发展并不是观念先行。爱因斯坦得出相对论是理论上推演的结果，相对论是牛顿力学一个自然的扩展，在包容牛顿力学所能作出的解释和预言上都满足了“保守性”的原则；

17.p66“是一个情感注意者”或应为“主义者”；

18.p70注释“更让人失望的是，近期非常流行的结构实在论所指的“实在结构”其实也只是超验哲学所言的“概念框架”而已。这些哲学假争论的奥秘就在于创造新词，来表达别的词已经明确表达过的意义。”

似乎应更阐释/解释一下，因为在我的认知中，结构实在论与“概念框架”非常的不同；

19.p91“重构科学理论的语型论科学理论观的不同之处在于，语义论倾向于

将科学理论视为多种多样、表征实在的模型集合。”前或应加上一个“与”字

20.Meowth的意见：把逻辑经验主义C解读为一种宽泛意义上的“逻辑分析”，这和分析哲学怎么区分出来呢？例如牛津学派也是概念分析，而且最后那章举的那些例子都是日常语言分析的典范例子